



莲蓬·苏京·老家阁楼
大袖遮天·一枚糖果

联合推荐!

天涯莲蓬鬼话大热的惊悚悬疑推理

被称为中国阿加莎的超高人气诡才作家

点击率过**1200万**的必读小说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鬼马星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宴无好宴/鬼马星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80678-925-4

I. 宴… II. 鬼… III. 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89980号

宴无好宴

著 者 鬼马星

责任编辑 方蔚楠

审 读 完颜绍元

整体设计 羽微蓝

技术编辑 吴 放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 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网 址 www.ewen.cc www.shsd.com.cn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mm 1/32

印 张 10

印 数 10001 - 15000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二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二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678 - 925 - 4/I · 195

定 价 20.00 元



夏天好宜

鬼马星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内容简介

本书是“莫兰系列”中又一个紧张刺激、充满悬念和丰富情感的谋杀故事。

警探李耀明死于非命，为了抓住谋害他的凶手，警察局副局长郑恒松设宴邀请所有嫌疑人，并将他们一一介绍给刑侦科警探高竞。

警察局档案员乔纳的好朋友若琳在茶餐厅被神秘谋杀，嫌疑人就是她的老公，但几天之后，她的老公却在地铁中自杀身亡。

若琳的老公是自杀还是他杀？若琳的死跟李耀明的被杀有关吗？

凶手就在宴会名单中，他们是：一心钻权的女科长、被排挤的反黑组队长、不得志的射击教练、野心勃勃的李耀明岗位继任者以及李耀明美丽善变的妻子……

目录

1	不祥的约会	05
2	女科长	14
3	秘密盟约	26
4	宴会之前	51
5	宴无好宴	68
6	银行之外的历险	94
7	三个约会	115
8	图书馆偶遇	128
9	与敌人共进午餐	146
10	一桩喜事	167
11	婚宴上的意外	184
12	单独行为	196
13	说出你的秘密	221
14	一块蛋糕	249
15	意外的谋杀	262
16	悠然书店	285
17	最后一宴	296
18	尾声	312



1. 不祥的约会

他又是整夜未归。

临走时他是怎么说的？“今天晚上我们要执行一个重要任务，你不要等我，先睡吧。”谎话！全是谎话！

这几个月来，她已经记不得他多少次以此为由深夜离开家，清晨才回来。

她早知道他再说谎。

但是她从来没想到要戳穿他。她坐在床上望着墙上的结婚照，脑子比任何时候都清醒。她知道，她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她害怕他会顺水推舟，就此了断他们的关系。

他已经很久不愿意跟她亲热了，火热的身体睡在她身边，只让她觉得彻骨的寒冷。不知从何时起，他开始喜欢背对着她睡觉。她想，如果他们还有另一间卧室，他会找理由跟她分居的，所以有时候，拥挤的住房也有好处。

她为这事伤心欲绝，也曾想重新把他拉回身边，但现在她越来越觉得，一切努力都是枉然，他的心早已经走远。

他不爱她了，很久以前他就不爱了，他曾经直言不讳地跟她说，“若琳，我们分开吧，我觉得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这句话她听得清清楚楚，但她以前宁愿把它当成一个玩笑。当然是玩笑，他们的孩子都已经5岁了。那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女孩。

他爱孩子，是个好爸爸，他舍得抛弃她们吗？现在她明白，其实他舍不得的只是孩子。

所以她早就打定了主意，一旦他们分开，她将不会再让他看到孩子，哪怕一眼。她要让他终身遗憾。她受够了。

她披上衣服，走到客厅给自己倒了杯水，然后一口喝干了它。

过去他整夜不归，她会偷偷哭泣，但今天却很平静。她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半夜3点。他是11点走的。根据惯例，他会在清晨6点左右回家，每次都差不多。

所以，她有的是时间去查看壁橱。她知道在两天前，他往壁橱里面塞了个小箱子。他以为她不会发现，因为壁橱里杂物太多，除

非搬家，否则谁都懒得去翻它。他们结婚时买的一套瓷器和两个相架被丢在壁橱的最里层，上面积满了灰尘，如果不是站在椅子上，把整个身体探进去，她根本早就忘了它们的存在。她就是这么发现那个小箱子的。

如果不是因为无聊，她也不会去翻壁橱。

这个家的每件东西，每个角落都让她难以割舍，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这里呆多久。房子是他单位分的，如果分开，要走的只能是她。

凌晨4点，乔纳被她的好朋友，C区公安分局的技术警员王若琳的电话吵醒。

“乔！还在睡吗？！”王若琳压低嗓门问道。

“谁？”乔纳还迷迷糊糊的。

“是我，若琳。”

“你有毛病！知道现在几点吗？就算我再勤劳”，乔纳懒洋洋地从被子里钻出脑袋，看了眼床边的闹钟，“现在也太早了！连4点都不到！”

王若琳对她的抱怨置若罔闻，她低声问道：“喂，你上次说，你跟你们那边的副局长有染？这事确定吗？”

“妈的！有染？！”乔纳觉得受到了侮辱，“你干吗不说我们在乱搞？”

“说好听点，你们是在恋爱，对吗？”王若琳语带怀疑。

这句话一点都不好听。其实王若琳很少说好听的话。乔纳了解她，所以不打算跟她计较，她忍着气问道：

“你找我什么事？”

“你跟他现在还有那种关系吗？”

乔纳很想骂人，但又觉得有点好笑。

“姓王的，这关你什么事？”她反问。

“乔，快回答我的问题，这事性命攸关，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你们是不是在一起，这对我很重要！”王若琳的口气的确不像是在开玩笑。

乔纳不明白这事怎么会性命攸关。

“干吗？你想取代我？”她没好气地问道。

“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啰嗦了？能不能爽快一点？”王若琳不耐烦

起来。

也对，半夜三更干吗浪费时间跟她磨嘴皮子？乔纳打了个哈欠，答道：

“好吧，我们是恋人。”

“那就好！”王若琳似乎笑着松了口气，她低声说，“乔，今天中午11点半，我们一起吃午饭怎么样？就在我们常去的那家茶餐厅，你在门口等我，我有重要的东西要给你。还有，最好让你表妹也来。”

“什么重要的东西？还要带上我表妹？”

“我有事求她，现在说不清，碰头再说。别忘了，11点半。”

乔纳更想在单位食堂解决午饭，于是她提议：“我上班前来你家一趟，你把东西交给我不是就行了？”

“不要不要，早上我有事。好了，不说了，我得挂了。”乔纳想告诉王若琳，那家茶餐厅附近正在修路，但还没开口，王若琳的声音就在电话那头戛然而止，等她再打电话过去，那边则一直“嘟嘟”叫个不停。

中午时分，乔纳焦急地等在茶餐厅门口。

她现在不关心王若琳到底要带给她什么东西，她只知道，这个从来不迟到的好朋友现在已经迟到了整整20分钟了。乔纳又看了一眼手表，快11点50分了。若琳，你是不是被车撞了！手机又关着！想联系她也找不到人。正当她准备再拨一次王若琳的电话时，有人撞了她一下，她抬头一看，眼前站着个头包纱巾的女人，再仔细一瞧，正是王若琳。

“哇！你发什么神经……”乔纳盯着王若琳头上的纱巾，正想冷嘲热讽，却被后者迅速截住了话头。

“少啰嗦，快跟我走！”王若琳说着，自己先跨进了茶餐厅。

乔纳被莫名其妙地扔在了街上，无奈，她只能跟了上去。

几秒钟后，她在墙角发现了王若琳。

“你到底在搞什么鬼？”乔纳一坐下就没好气地问，她发现王若琳已经把那条色彩斑斓的纱巾从头上取了下来。

“我不想让建民发现我，他好像在跟踪我。”王若琳心神不宁地朝四周张望了一下，“还好，这位置很隐蔽，就算他站在窗外也看不见我们。”

张建民是王若琳的丈夫，目前是A区公安分局缉毒科的小队长。

“张建民为什么要跟踪你？”乔纳问道。

王若琳看了她一眼，没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先叫东西吃吧。”她说。

“好吧，我还是老规矩，炸猪排饭，你呢？”

“我只要一杯冰柠檬水就行，我没胃口。对啦，我们AA制哦，不然我不是亏了？对了，你表妹呢？她没来？”

“你不知道我表妹是老迟到吗？”乔纳想到10分钟前给莫兰打的那个电话就来气。

“你到哪儿了？怎么还没到？”她问莫兰。

“乔纳，不好意思，我帮老爸准备晚上羊肉宴的材料，忘了时间了，我才出门，门口又没出租车，我等了好久……”

她才出门！而我却傻呵呵地在这里等了20分钟！乔纳气得七窍生烟。

“对不起啦，你们先吃吧，边吃边等我不是一样吗？”莫兰笑嘻嘻地说。

“妈的，你给我滚回去闻羊臊臭吧！”

乔纳气愤地按断了电话。

“我姨夫晚上要请人吃饭，我表妹在帮他准备材料，所以要晚点到。”乔纳气哼哼地说。

“她一定会来的吧？”

“这你放心，我表妹说好来，一定会来的。”乔纳知道，尽管自己刚刚很凶，但莫兰是不会跟她计较的，因为同样的事在她们之间经常发生。“你不是有重要的东西给我吗？快拿出来吧。我都等半天了。”她推推王若琳的胳膊。

“这个……好吧。”王若琳犹豫了一下，从皮包里拿出一个报纸包放在乔纳面前。

乔纳想打开，却立刻被王若琳惊慌地阻止了。

“别！快收起来！这里是公共场合，不安全，也许有人会看见……”王若琳又朝四周望了望。

乔纳白了她一眼，有点不情愿地把那包东西放进了自己的包。

“我说，你是不是在搞外遇？怎么怕成这样？”

王若琳低头不说话。这时，他们的米饭和饮料上了桌。

“为什么张建民要跟踪你？你们两个有什么问题吗？”吃了三口猪排饭后，乔纳忍不住又问道。

王若琳喝了一口柠檬汁，说道：

“乔，我想离婚。”

乔纳吓了一跳。

“吓，为什么？你有外遇了？”

“我没外遇。”

“那是为什么？是他有外遇？”

“不知道。其实从四个月前他受伤之后开始，我们就出问题了。现在我们的夫妻关系已经名存实亡。”王若琳忧伤地望着杯子里的柠檬汁。

乔纳有些没反应过来。

“可是你一直跟我说，你们是很和谐很和谐的。我一直觉得你们是模范夫妻。”

“这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哪能到处说啊。”

“你骗我干什么？我们不是朋友吗？”

王若琳轻声说：“你说得对，我是不该骗你，如果我早点告诉你，也许你还能给我出主意，可是现在什么都晚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搞错了？张建民可不像那种人啊。”乔纳压低嗓门说。

“他常常夜不归宿，每次都说有行动。一开始我很相信他，但后来有一次，他晚上不在，他的同事打电话来找他，我就知道他没说实话。从那时起，家里就常常会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只要是我接，对方就不说话。有一次，我问对方是谁，他急匆匆地跑来抢过了电话，然后关上房门，不让我听。最近这样的电话少了，但我发现他买了一部新手机，他不肯告诉我电话号码，他说那是单位发给他专门用于工作联系的，连家属都不能说。”

乔纳很想说，这种情形倒还真的像有外遇，但她看到好朋友脸上忧郁的神情，她又把这句话咽了下去。她道：

“也许真的是工作手机呢？别瞎想，我先帮你去打听一下。”

乔纳跟张建民同在 A 区公安分局工作，乔纳是档案员。

王若琳好像对乔纳的提议并不感兴趣，她喝了一口饮料后说道：“最近我还发现一件奇怪的事。”

“什么事？”

“上星期天，他说要去见一个老同学，我没吱声，等他走了之后，就偷偷跟上了他。我发现他跟一个女人在饭店吃饭，他们谈得很开心。这个女人我见过，就在他们见面的前两天，我在东林路一家照

相馆见过她的婚纱照，它被陈列在橱窗里。我记得我跟建民那天一起经过那家照相馆时，建民对着那张婚纱照看了很久。我还问他，你认识这个人吗？他摇摇头一句话没说。”

“婚纱照？”

“看上去像旧照片”，见乔纳一脸疑惑，王若琳解释道，“就好像是我爸妈那个时代的结婚照，脸上的胭脂涂得红红的，两人都涂了唇膏，婚纱也很旧，新娘手里还捧着塑料花，就是那样的。”

“哦，那他们可能是故意把照片做旧了吧。”乔纳猜测道。

“你听我说下去啊，我后来特意跑到那家照相馆去打听这个女的，照相馆的老板说，有个男人拿了他母亲的结婚照来翻拍，其他的他什么都不知道。”

“那他怎么拿了人家的照片放在橱窗里？”

“他觉得这个女人很上相，就提出上要上橱窗，那个男的好像也没什么意见，后来老板没收他翻拍的钱，又另外付了100元给他，这就成交了。”王若琳说到这儿，忽然激动起来，“可是，跟建民吃饭的女人明明很年轻，顶多三十岁。我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会不会看错？张建民是在跟个女人吃饭这没错，但这女人跟婚纱照里的女人不是同一个。”乔纳猜测。

“切！我怎么会看错？那是在大白天，我看了一个多小时，还会记不住她长什么样？当然，我没把照片拍下来，但是她长得很像松岛菜菜子，笑起来很妩媚。”王若琳朝她弯起嘴角，露出一个异常妩媚的微笑。

“就算是你掌握了张建民搞外遇的证据，他也没必要跟踪你吧？”

王若琳瞄了她一眼，低声说：

“昨天晚上他又出去了。我趁他不在，偷偷撬开了他藏在壁橱里的一个小箱子，这是他一个星期前放进去的，他把它藏在一堆杂物后面，因为我平时很少去看壁橱，所以他大概以为我不会发现，但我还是发现了。乔，那里有很多钱，大概有十几万，……而且，抽屉里还有一本日记和几张照片。我翻了几页，那本日记是一个叫朱敏的女人留下的，她的花名叫Lucy，她好像经历很复杂，还好像在，在卖淫，至于那几张照片……”王若琳停了下来，似乎有点难以启齿。

“照片怎么啦？”乔纳的兴致早被吊了起来，她着急地问道。

“按理说，我不该把这些说出来，建民毕竟是我的丈夫，但是我

已经打算跟他离婚了，乔，我受够了，他也早不把我当老婆了……”

“哦，说吧，说吧，这里只有你和我。”乔纳催促道。

“照片是十几年前建民跟几个朋友旅游时拍的，那里面有四五个人，我只认识其中一个，那个人是……”王若琳喝了一口柠檬汁，才鼓起勇气说下去，“那个人是司徒雷。”

司徒雷！这名字乔纳很熟悉。最近半年，这个人的档案，她已经看了不下几十遍。司徒雷表面上是S市一家民营集团公司的老板，但背地里却一直在从事非法勾当。早在三年前他就已经进入了警方的视线，但因为此人诡计多端，在S市又党羽众多，根基又深，所以警方迟迟未能掌握他犯罪的确凿证据。乔纳相信，之前发生在群众利益酒吧的袭警事件（详见《葬礼之后的葬礼》），也跟此人有关。他也是郑恒松最大的敌人。

“这么说，张建民早就认识他？”乔纳还是不敢相信。

“看来不仅认识，他们好像……好像还是朋友。”王若琳犹豫不决地说。

乔纳想，近半年来，郑恒松一直在寻找警察局内部的奸细，如果张建民跟司徒雷有秘密来往，那他会不会把警方的行动信息暗中透露给对方？难道这个内奸就是张建民？这可真是太出人意料了！乔纳想到张建民那双诚实的眼睛和他曾经说的话，“乔纳，若琳有很多缺点，但我会包容她的。”妈的，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那张建民为什么跟踪你？你撬他的箱子被他发现了？”乔纳问道。

王若琳点了点头。

“我出门的时候，看到他在翻壁橱，他一定发现东西不见了，我好像还听到他在后面叫我，但我没理他自己走了。后来我一直觉得有人在背后跟着我。”王若琳朝身后望了一眼，胆怯地说，“我把那照片和日记都包在报纸里交给你了，乔，你把它转交给郑恒松。我知道司徒雷的案子在他手里，到时候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那你跟张建民准备怎么办？”

“我跟他完了！等会儿我就去幼儿园接青青，先回娘家再说。”王若琳说完，伤心地叹了口气，“其实，与其是当个离婚女人，我宁愿像你一样是个寡妇。至少你的男人到死都爱你。伤心的分手，还不如永别。我现在真恨他！”乔纳看见她的眼圈红了。

乔纳的前夫计小强是个缉毒警，几年前在一次行动中因公殉职了。听到王若琳这句话，乔纳忍不住反驳道：“吓，你以为当寡妇很

开心吗？你没有亲身经历，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死亡才是最最最最可怕的。”

“不跟你争了，你不会明白我现在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好失败。”王若琳抬起眼睛，伤感地望着乔纳，接着又用不甘心的口吻说，“我真不明白，像你这么粗鲁的人，怎么会接二连三让男人为你动心？而且还都是很不错的男人。他们是不是瞎了眼？真不公平！像我这样的贤妻良母被人抛弃，而像你这样的男人婆居然在跟全局最酷的男人谈恋爱，这是什么世道啊！”

因为我漂亮、性感、爽快、大度、知识渊博、热情大方、善解人意、还出身书香门第，哼，妈的，就是比你强！乔纳正想恶狠狠地反击，这时，她的手机响了，她一接电话，莫兰的声音就从里面传了出来。

“乔纳，你们那家茶餐厅在哪儿啊？怎么找不着啊？”

乔纳这才想起，茶餐厅门口的那条路因为正在施工，所以断成了两截，茶餐厅这边正好隐没在转弯处，再说她也没告诉莫兰这里的门牌号，其实连她自己都不知道门牌号。

“行了，我到门口去接你，你等等。”她道。

挂了电话后，王若琳充满期待地看着她，问道：“乔，你表妹来了？”

“是啊，来了。但我得去接她，门口不是在修路吗？她找不着地方了。”乔纳起身时问道，“我说，是不是因为我表妹也离过婚，所以你才要找她？”

“啊，我要问她的事多了，你还是快去吧。”王若琳朝她挥挥手，催促道。

“帮我看着包，我马上回来。”她回头嘱咐王若琳。

几分钟后，乔纳在路口看见了在对面马路东张西望的莫兰。

“嗨！这儿！”她朝表妹招了招手。

莫兰看见她了，朝她这边走来。

“你们干吗要挑这种地方吃饭啊？这里都在修路，太难找了。”莫兰一边小心避开一个水塘，一边抱怨道。

“这地方是王若琳挑的，快走吧，她都等急了。”

“她找我什么事？”莫兰问道，

“让她自己跟你说吧。”乔纳在前面引路。忽然，她看见一个男人从茶餐厅门口匆匆走出来拐进了旁边的小巷，虽然这人的出现和消失只不过两三秒钟，但乔纳还是觉得心里咯噔一下。她认识那个

男人，他就是王若琳的丈夫张建民。张建民怎么会来？他真的在跟踪王若琳？他找到她没有？如果找到她，他会怎么做？他们之间会不会发生什么？她的心陡地紧张起来，禁不住加快了脚步。

“你干吗走那么快啊！”莫兰跟在后面嚷。

乔纳懒得解释，她几乎是以奔跑的速度大步跨进了那家茶餐厅，径直走到墙角她跟王若琳原先的那张桌前。若琳还在，她趴在桌上，但是，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她心里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忍不住叫了一声：

“若琳！”

没有反应。

她又推了一下王若琳的肩膀，仍没有反应。她的心怦怦跳，心里一个劲地在重复一句话，不会那么夸张吧，不会那么夸张吧，我才走开了这么一会儿，不会有这样的事吧！妈的，若琳，你是不是在装睡？凌晨忙着撬你老公的柜子，疲劳过度了？现在也不是睡觉的时候啊！就在这时，她身后传来莫兰的一声惊叫。

“啊！”

这叫声把她惊得浑身一颤，差点跌倒。鬼叫什么！她刚想回身训斥表妹，就看见莫兰捂住嘴，指着王若琳的身后，乔纳努力移动自己呆板的身体朝那个方向靠过去，她终于看见了她最不想看到的東西，一把刀插在王若琳的后背，有那么一刹那，她想伸手去抓那把刀，其实她已经伸出了手，但莫兰却拉住了她：

“不要碰它！”

“她……她刚刚还在跟我说话，她刚刚还在说话，她，她不会……那把刀……也，也许没，没……她……我，我只出去了一会儿……”她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自己想说什么，她只觉得头晕目眩，浑身瘫软。王若琳的一个个旧影像出现在她面前：她穿着婚纱笑盈盈地跟张建民一起站在酒店门口，那时的她好漂亮好开心……“有人在跟踪她吗？”这是莫兰在问。

“张建民，是张建民，他刚刚来过。”乔纳茫然地望着王若琳背后的那把刀，眼前又出现刚才她在马路对面看到的那一幕：张建民匆匆离去，他手里好像还拿着什么东西。对了，我的包！她蓦然想起王若琳给她的那包东西，她把它藏在了自己的包里。

她冲到自己原先的位置，如她所料，那个包已经不翼而飞。

2. 女科长

“张建民来过。”这已经是莫兰第五次听乔纳说这句话了，从茶餐厅出来后，她一直都在重复这句话。

“警察会去找他的，你放心吧，这是条重要线索，他们不会听之任之的。”莫兰安慰道。几分钟前还活生生在说话的好朋友，转眼就变成了一具背上插刀的冰冷尸体，凭谁都难以接受这个事实，莫兰知道表姐心里现在一定难过极了。

乔纳停下脚步，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往嘴里塞了一支，默不作声地点上了。

“你刚刚问我什么？”吸了一口烟后，乔纳问道。

“我问你什么？”莫兰很茫然。

“就是发现她……那样后，你问我的第一句话……”

莫兰想了一会儿才回答：“我问你的是，有没有人跟踪她。”

“你干吗这么问？”

“因为你们的桌子在墙角，从窗外看不到。如果有人要杀她，那凶手一定是跟踪她到这家茶餐厅的，否则他怎么知道她在里面？他在店外看不见她。”

乔纳惨然一笑，答道：

“跟踪她的就是张建民。”

莫兰回头看了一眼表姐，心里忽然充满了内疚，她道：

“说起来，这件事我也有责任，如果我没迟到。如果你不来接我，也许……”

“关你屁事！张建民来过！”乔纳吸了口烟，恶狠狠地说。

又是这个张建民！莫兰很想说，就算他来过也未必说明他就是凶手，虽然他最可疑，但毕竟谁也没亲眼看到他下手。但她知道表姐的脾气，除非有事实根据，否则想要改变她对一个人的看法，比登天还难。

“别难过了。”莫兰只能轻声劝道。

“我能不难过吗？”乔纳粗着喉咙嚷道，“我还得重新办身份证！到银行去挂失我的银行卡，妈的，我的卡都在那包里，我都

记不得卡号了，里面还有现金500块，姨妈给我的黄金护身符，松的照片，还有……她给我的秘密档案，一个女人的日记，张建民的照片，他跟司徒雷原来早就认识，他们十几年前还一起出去旅游过，这个混蛋！我希望他出门被车撞死！……”乔纳把香烟扔在地上，用平底皮鞋的前端狠狠踩灭了它。

这番话让莫兰颇为吃惊。刚刚警察在向乔纳了解情况时，这些她可只字未提。

“她怀疑老公公有外遇，今天见面就是要把那个死鬼搞外遇的证据交给我，我只出去了一会儿，她就翘了……我看见张建民了，张建民来过。凶手肯定是他！”乔纳是这么说的。

“乔纳，你刚刚没跟警察说张建民和司徒雷的事。”莫兰提醒道。

“妈的，我为什么要跟这些小警察说！他们懂什么！再说，警察局里有内奸，内奸！现在我只相信两个人，一个是我那骚包男人，另一个就是你家高竞。除了这两人，我谁都不信！”接着，乔纳再度咬牙切齿地说，“张建民！就是他！把那些破玩意藏在壁橱的一个小箱子里，若琳今天凌晨撬了他的箱子！可她出门的时候，张建民在翻壁橱，他肯定发现若琳拿了他的东西，所以他要杀人灭口！”

“这是王若琳对你说的？”

乔纳没理会莫兰的问题，自顾自地继续说：

“张建民，以前我还一直把他看成正人君子！我真是看走眼了！他们两个好，我还是介绍人之一，我真该去吃屎！”

“嗯……”莫兰不知道接下去这句话当讲不当讲，正在犹豫，乔纳催促道：

“你想说什么就快说，我心情不好，可没耐心等！”

好吧，说就说。

“其实我觉得，王若琳的行为也有点问题。既然她发现老公有这么多疑点，她就该直接问问清楚，她问过他吗？”

“她没问，她怕张建民就此跟她摊牌，要跟她离婚。”

“你瞧，她什么都没问，在不能确定她老公到底有没有外遇，有没有干不法勾当的情况下，她就匆匆忙忙拿了他老公箱子里的东西来找你了。我觉得真正背叛家庭的是她。如果她爱她的丈夫，就应该先把事情了解清楚，也应该给她老公一个解释的机会。”说到这里，莫兰发现乔纳正在朝自己瞪眼睛，连忙住了口。